



一面红旗的故事

宋 宏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I247.5

I247.5
(W) 31

0077260

一面紅旗的故事

宋 宏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，烏魯木齊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077260

一面紅旗的故事

宋 宏

*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烏魯木齊新華南路27號)

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:787×1092 1/32 印張:3 $\frac{24}{32}$ 插頁2

195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數:(烏) 1—2,000

統一書號: T10098.7

定 價:(6)0.31元

春天，多么美妙神奇，曾經有多少人为它頌詩作賦，如今，又有多少姑娘为它唱出委婉动听的歌曲，多少人为它辛苦为它忙碌。

早春來到了土曼河（注一）畔，大地一片清新，楊柳已經披上了青紗，春風吹綠了遍地枯草；鳥兒唧唧喳喳，早開的野花散發出異樣的芳香。我站在一個較高的丘陵上，欣賞着這大自然的美麗景色，不禁失聲贊道：“啊！美麗的春天！”

“美嗎？要是再過幾年，你來我們這兒的時候，怕連愛人也要搬來住下呢。”當我正在陶醉入迷的時候，紅旗人民公社的團委書記打斷了我的話。

他是個熱情的維吾爾族小伙子，年紀不過二十四歲，一雙富有感情和充滿自信的眼睛，顯得樂觀而堅強，雖然他有一副平靜而文雅的面孔，但卻不難看出他是這兒土生土長的忠厚農民。他興致勃勃地指着我看看這兒又看看那兒。

“你向南看，那不是一片盛開的桃花和杏花林嗎？那就是我們公社未來的大果園，去年我們已經種上了許多桃樹、杏樹、櫻桃、石榴、香梨、葡萄……哎呀，可多哩，我一下也說不清，反正今年我們保證大家吃飽，明年就要大量外銷呢。”

我隨着他的手看去，啊，真美呀，那一片盛開的桃李，好似嚴寒隆冬的臘梅，白里透紅，微風吹動，朵朵浮飄，又好象雪花飛舞，不，它更象春天的柳絮在輕輕縈繞。我糾正他說：

“你不應說這是未來，這已是個百花盛開的大果園呀！”

他望着我哈哈一笑，又指着說：“你再向前面看，那四外无边的土地，我們已經做了规划，那一边已經發綠的麥田，是我們公社的大面積丰產田，我們要放个万畝千斤的大衛星呢！那一边是我們的稻田，你看已經澆過水了。噢！那一边拖拉機正在耕地，我們就要種包谷了，可惜‘鉄牛’太少，小伙子們和姑娘們老嚷着咀提意見，要社里多多的買几輛回來。”我忙問道：“办得到嗎？”他信心百倍地說：“行啊，要是國家計劃上允許的話，我們就可以買它十輛，好讓那些手脚痒痒的俏皮鬼們過过瘾。”

“十輛，那么大的胃口！”我心里不勝驚訝，还來不及細問，他又津津有味地說开了：“去年和今年，我們建立了農具厂、肥料厂、榨油厂、副產品加工厂，还有水力發電站，哈！那玩意可有意思，就那么隆隆一响，全村都亮啦。”

“还有什么困难嗎？”我插咀問道。

“困难嗎？也沒有什麼；不过就是感觉到人手太少，積肥要人，種地要人，工厂要人，托儿所、食堂、敬老院全要人，就在今天，三大隊还叫喊没人去拉糞，二隊說人都上地了，樹没人栽，你看綠化可不能不搞呀！將來咱們还要修大礼堂、住洋樓呢，可現在樹都栽不上，咳，要是別的地方能給我們点勞力……”

“小伙子，別着急呀，目前还得靠自力更生，大家鼓足干劲來干。”我說着又无題有感地問道：“现在的青年們可都安心在農村生產了吧？”

“人民公社化以前，好些青年人不安心，可現在我們这又是農場，又是工厂，学校有的是，我們还办了紅專大学呢，誰还願意出去。”

“是啊，共產主义的農村前景把青年們的心給吸住啦！”

我自言自語道。

“可是这是經過了多少斗争，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得來的。”他意味深長地說。但我却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，只是无头无尾地說道：“是啊，幸福和斗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”

这时，远处傳來了陣陣宏亮的歌声，吆喝声，青年男女的嬉鬧声，使大地動蕩起來。这儿，那儿，人們一片忙碌的景象，倒好象不是春天喚醒了人們，而是人們喚醒了春天。我心里一陣激动，忙喊着他：“走，我們帮青年突击队运肥去。”

青年們一見他，都热情地招呼着，有个青年瞧了瞧那边正在赶車的一个姑娘，又向他眯了眯眼，开了个玩笑，他扑上去把那个小伙子压在身下嬉鬧着，青年們笑得前仰后合。

微風吹來，一面紅旗迎風飄揚，我无意之間瞥了那面紅旗一眼，只見那紅旗有些旧了，而且已經斷裂，青年突击队的“隊”字只有半边了。我向他說：“怎么不换新的呢？”

“換”，他好象不滿我的問話，激动地說：“你別小看了这面紅旗，我們公社梁書記（就是以前我們区的梁区委）說，要把这面紅旗放在我們公社的展覽館去展覽呢。”

“噢，这么說这面紅旗还有段故事嗎？”

“当然有呀，那是兩年以前的事了……”

接着他向我敘說了下面的故事。

(一)

已經是麥收季節了，天气炎熱，一輪火紅的太陽，照得人連眼睛都睜不開。

哈那里克的“巴扎”（注二）快散，人們三三兩兩地离开了这熱鬧的市集。有的赶着大車，有的騎着毛驢，有的步行着，熙

熙攘攘奔向自己的村落。

通往托平奇村的大路上，走着几个年青人，手里拿着新買的鐮刀、木杈。走在最前面的名叫買買提，他是个热情、勇敢、乐观、开朗的小伙子，今年十九歲。他有一个天生的好嗓子，唱起歌來响亮、清脆。

这时，他正在唱着一支名叫“幸福时代”的歌子，周圍的五、六个人也一起随声附和着，歌声忽起忽落。无人指揮的歌唱，倒很整齐有力，活象一个小合唱隊。

人們喜愛的是花園，
欢乐的百灵鳥在鳴叫，
这是我們解放了的時代，
祝朋友們平安。

王農子弟：
如象含苞待放的玫瑰花，
这是我們解放了的時代，
祝朋友們平安。

偉大領袖毛主席，
為我們开辟了光明大道，
这是我們解放了的時代。

.....

“快点跟上啊！艾再木。”買買提回过头來呼唤着。

离他們不远，跟着一个二十几歲的青年。他叫艾再木，社里的团支部書記，高高的鼻梁，烏黑的濃眉下藏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，炯炯發光。他平日很少說話，乍看起來他的年紀和他的性格很不相称。此刻，他正在思索着什么，一步一步地迈着他

那沉重的脚步，好象前面的歌声与他毫不相干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艾再木。”問他的人，名叫艾合買提，一个二十三歲的青年。

这时歌声完全停止了，買買提調皮地說：“他在想古勒加馬勒了。”

古勒加馬勒，这名字的詞意是美丽的花朵。真的，这姑娘就象花一样的美丽，她長得眉目清秀，烏黑的兩根辮子都快要垂到腿肚上了，特别是她那一双水汪汪的善于傳情的眼睛，不論看誰都能把你的心給看动了。她今年二十歲，是艾再木的未婚妻。

“真不害臊，才半天不見面就想了。”又一个青年在开玩笑，艾再木还是沉住气，一句不哼。

“不，他是今天沒有買烤包子，回去要挨罵的……”又是買買提在說話了。

这时艾再木再也沉不住气了：“去！只有你才想姑娘呢，整天把个姑娘挂在咀上，姑娘長姑娘短的唱个不断。”

“真的，上次从巴扎回來，我親眼看見了，艾再木沒帶烤包子，古勒加馬勒咀嘛得象个喇叭花”。

“那是人家想親咀了。”艾合買提一句話說得大家哈哈一陣狂笑。有的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來了，買買提喊肚子痛，艾合買提四肢无力的躺在地上，其他几个人也笑得直不起腰。艾再木臉紅到耳根上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追逐着艾合買提，咀里不住地喊着：“你这死家伙，我要割掉你的舌头！”

艾合買提也不示弱，他一面跑，一面还在打趣地說：“喂，割掉我的舌头，我和誰親咀呢！”

哈哈……又是一陣大笑。艾再木追了几个圈子，被鬧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看看再也追不上时，才停了下来說：“行

了，現在饒了你，回到家里再說。”

這時大家都坐了下來，但還是不斷地喘氣。稍微安靜了一些，艾合買提問艾再木：“說正經的，你剛才想什麼事？”

“是啊，你剛才想什麼事？”大家不約而同地問他。

艾再木這才略有所思地半皺着眉頭回答說：“我在想我們社里的事，眼看就要收麥了，往年到了這時候，家家戶戶大大小小，都忙的不可開交，不是收拾工具，就是修場，一片緊張氣氛。可是今年呢，直到今天，連個動靜都沒有，社里開了几次會，還是沒動靜。昨天我見了庫爾班，問他為啥還不趕快準備？你們猜他怎說？”他向大家看了看，學着庫爾班的樣子說：“哼！早着哩！急着干啥？再說，麥子長的再好收了頂啥用！”他又皺了皺眉頭，自言自語地但又好象对大家說：“是啊！咱們社才建立一年，困難很多呀，有人看見這些困難就嚷嚷着要退社，有些富裕戶叫喊得更利害，堅持退社單干，庫爾班給社主任談了好几回；你們看怎麼辦呢？”

“哈哈，你在背後說岳父的怪話哩，我要回去告訴古勒加馬勒了。”買買提說。但艾再木却一本正經地說：“那怕什麼，岳父是岳父，可他要退社我就應該批評他。”

“退社就讓他們退吧！那有啥了不起。人都退完了，我們也干到底！”艾合買提生氣地說。

“不能那樣說，只有我們几个人，就成了嗎！有人要求退社，我們也要把原因鬧明白，看看究竟是為了什麼？”

艾再木還想說下去，突然有人截斷了他的話：“為什麼？還不是听到了今年糧食要實行統購統銷。老實說，我就是對糧食政策通不過！一個人一年只留四百斤，怎樣也不夠吃！”

人們都用驚奇的眼光看着這個說話十分生氣的青年。他叫司馬衣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家里是個富裕中農，父親尼牙孜思想

落后，入社前家里办着水磨、油坊，日子很富裕，他想自己有点文化，给父親管賬，很少劳动。所以入了高級社，水磨、油坊拆价归社，他也参加了劳动，心中就很不滿。

“司馬衣你說什么？昨天才开了支部会，大家都通过了決議，你也举了手，今天怎么这样講！你是什么团員？”艾合買提質問着司馬衣。

“团員怎么样？团員也不能餓着肚子裝積極，我看農業社干下去就沒有啥意思，一年到头苦到底，生活还是提不高，还不如到城里当个小工！”

他的話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滿：“怎么不夠吃？誰說生活提不高？剛入了社几天就想一步登天。”“团員还說这样的话？”剛才的欢笑一下子都被爭吵、斥責代替了。

艾再木的心情本來就很沉重，大家的吵鬧，更使他着急，便大声喊道：“行了！吵鬧什么？”待大家安靜下來之后，又轉向司馬衣：“你剛才的話，也确实不对。粮食定量是党的政策，党规定这样的政策，还不是为了咱們羣众，夠吃不夠吃难道党還沒研究过嗎？你是共青团員，党的政策在你身上都行不通，羣众怎么办呢？你想过沒有？”

司馬衣低下头一句話不說，看起來非常生气。艾再木看看天快黑了，便向大家說：“快回去吧！时候不早了，晚上还要开会。”說罢大家都懶洋洋地站了起來。

太陽慢慢地落下去了，夜緊跟着來臨，給大地披上了黑紗，陰暗里有几个人影，默默地向前蠕動。

(二)

庫尔班从地裡回來，天已黃昏了，他吃過晚飯之后，便独

自一人坐在自己院子里的白楊樹下低头納悶。

他今年四十五歲，黑紅的面孔上長滿了又粗又黑的胡鬚，一雙默默的眼睛，使人立刻会感到他是个謹慎小心而又固执的人。他小时候父親便死了；家里只有母親、姐姐和二畝地。他二十四歲那年，母親把姐姐嫁了，給他娶了个媳妇，但剛結婚不几天，母親就病死了，过了一年，媳妇生下了古勒加馬勒，但不过三天，她也因產后風病死掉了。庫尔班被这些接踵而來的打击鬧得神魂顛倒，他正要埋葬自己的老婆，但村里的地主買合苏木却派人來催債，說是他父親在世时欠了他家的錢。庫尔班那里肯認，但那时的法律是父債子还，人家非要不可，而且來人就动起手來，他一气之下，把要債的人痛打了一頓，便把女儿交給了姐姐，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了。庫尔班跑出門之后，二畝地也被買合苏木霸占了。庫尔班一直在外面顛沛流离了十多年，他挖过煤，牵过駱駝，还給人家做过飯，几乎跑遍了天山南北，受尽了人間的苦难，但到头來不要說穿衣裳，就是肚子也常常吃不飽，他看外面再也无法混下去了，只得又回到了家里給買合苏木当長工。回家后約摸一年新疆便解放了，窮人的苦日子总算有了个头，庫尔班比別人顯得更为快活。他把十三歲的女儿古勒加馬勒接了回來，人民政府幫他要回被地主霸占的二畝地，他心里有說不尽的感激。以后他就積極参加了減租反霸，土地改革工作，在斗爭買合苏木的大会上，他激动得痛哭流涕，几乎打起那个惡霸來。土改时，家又分得了十畝地、一头馬、二間房，他高兴得望着馬不知是哭还是笑，眼泪流了出來。農会付主席肉孜看見他那付快乐的样子，就笑着說：“老弟，苦了一輩子啦，如今总算有了个头，可千万不能忘記这是誰給的好日子呀！”他激动地說：“大哥，你怎么能那样說呢？要不是共產党和毛主席，說不定我庫尔班

的骨头叫狼啃掉了。我也不是个木头人，怎么能忘記救命恩人呢？”

土改后的一个月，庫尔班又娶了个寡妇，他心里可高兴極了，万沒想到几年之間一切变得这样快，分了房，分了地，分了牲口，如今又成了个家，他心里有說不出來的快乐，逢人就笑。但一种農民特有的自私心，使他慢慢变了。从娶了寡妇那时起，他便滿意起自己的这个家庭，心想：一个人一生还要怎么样？只要这样生活下去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从此对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地、自己的馬非常热心，村里的事很少过問，要是开什么會議，总想編个法儿不去参加，一心一意的經管着自己的小家庭；不到一年又生了个男孩子，他更加乐得不得了。村里鬧互助組的那会，人們动员他加入，女儿古勒加馬勒也动员他，但他却有自己的打算：互助，我如今有房、有地又有了牲畜，还需要誰互助？任憑別人說啥也不愿意，女儿也毫无办法。这期间鄉長、支書还有肉孜和区委都对他進行过教育，但他却被錢財迷了心，对他們的話一个耳朵進一个耳朵出，全沒听。一九五四年，他看尼牙孜經營的水磨很有利，自己也想搞。他想：啥力也不出，一年就能賺回几千斤粮食來，要是自己也能入上一股多好呀。他把自己的心事給尼牙孜說了，沒想到尼牙孜滿口答应，还給他出了个主意，叫把土改时分的一匹馬賣了。虽然那时不准賣土改果实，他却編了个慌，說是借了人家的錢要还，所以把馬賣了，暗地里入了股，这件事瞞着所有的人，連自己的女儿也不知道。沒过多久，尼牙孜又找他來了，对他說：“老弟，你看咱們兩家人口不少，只靠这水磨也賺不了多少錢呀，我想咱們再合伙搞个油坊，这可是一个不錯的生意，一年就能賺不少錢呀！”庫尔班想，生意倒是好，可自己只有十几畝地和一头

奶牛。这地，不是东西賣不成，賣了奶牛自己又不乐意，他为难地说：“好倒是好，我身上沒有錢呀！等过兩天再說吧。”尼牙孜也不好再說，只是把办油坊的好处說了一遍又一遍，說得庫尔班三心二意的。不几天村里又嚷嚷着成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不少人都参加了，庫尔班心里非常不安，他想：苦了一輩子的日子，目前才有些眉眼，怎么又出來这个？这不就是他們說的要共產子嗎？他心里一陣恐懼，又想：你們鬧你們的吧，反正我庫尔班是不吃那个虧的。虽然干部們和女儿給他千說万說，說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条幸福的道路，而且入了社后还是按土地、農具、牲口的股分分配的，但他却低語道：“說是那么說，誰知你們胡蘆里賣的是啥藥？你們先入吧，我看看再說。”干部見他有顧慮，也不勉強。古勒加馬勒只是哭鼻子，但却沒办法。那时別人搞入社搞得挺熱鬧，但他却成天在打自己的小算盤，他想：憑自己一輩子的經驗，庄稼人光憑一点地总是不行的，不如有个生意牢靠些，他又想到尼牙孜讓他入股办油坊的事來，就把那头奶牛又賣了，入了股办起油坊來。开始生意还算不錯，不出几个月就賺了些錢。有一天尼牙孜跑來說，事情坏了，油籽漲价，生意賠本了，又要庫尔班再拿出几十塊錢來充實資本。他非常生气，但又捨不得一下子斬断这个关系，还自慰地說：做生意嘛，当然有个賺賠，只要以后能發財就行了。便又把兩隻羊賣了几十塊錢給了尼牙孜。他以为今后的日子再不会有啥变化了，但事出他的意料之外，沒有多少時間，村里又要建高級社了，男女老少鬧翻了天，高兴得好象大喜臨門。这件事給庫尔班帶來了極大的煩惱，他想：怪不得人說共產党要共產，这真是一点不錯，入了高級社就完全按劳分配啦，这样自己的地不就等于人家的地了。这还要緊，最大的打击还是那油坊、磨坊折价归高級合作社了。为了油

坊、磨坊的事，庫爾班花費了多少心血，馬賣了、牛賣了、羊也賣了，現在要折價歸合作社，這還不等於充公，說的是折價幾年還清，可一年還一點錢能頂啥用，重要的是今後自己的生意就全吹了。他為這事曾幾天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覺，還流過不少眼淚哩！心想不入高級社吧，村里家家戶戶都毫無例外地报了名，許多人還擔心自己入不了社呢，而且还自願把油坊、磨坊，還有其他作坊都折價入社了。一個人怎能捱過這股洪流呢？要是不入，誰見了都會說我是個死落后，再說連富農都入社了，自己一個人留在社外也不好看呀，加上女兒又說長道短，哭鬧了幾天，搞得庫爾班心都亂了，就只好抱着自己的想法隨着大伙兒參加了高級社。

他雖然入了社，但是人在社內，心在社外，老惦念着油坊、磨坊；如今社成立快半年了，他心里總忘不了自己的算盤。整天愁眉苦臉，好象丟了什麼東西，又好象誰欠了他的債。人家一天高高兴兴地去勞動，他却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。他看見一切都不順眼，脾氣愈來愈大，看見古勒加馬勒又唱又跳的樣兒，心里就生氣，他憤憤地罵：“連坎土曼都快成人家的了，你还高興个屁！”古勒加馬勒听了，只是笑着說：“爸爸，如今什麼都是咱們的了，咱們還有那麼多的地，那麼多的牲口。”他遇到這種情況確是毫無辦法，只是眼睛翻一翻，生氣地看看她。這些天他正在生悶氣，昨天又听人說，今年糧食要實行統購統銷了，這使他更為傷心。用庫爾班自己的話說：“倒霉的事總是一個跟着一個。”

天慢慢黑了下來，樹上的烏鴉落了一大堆，咯咯哇哇叫个不停，庫爾班正在生氣，听到這一陣難听的叫聲，不由心頭起了无名火，隨即拾起一個土塊擲了上去，嘴里不住地罵：“看老子還不心煩，你們也來湊熱鬧。”但那羣烏鴉對他的土塊全

然不理，叫的更噪。这时尼牙孜走了進來，他的臉有些消瘦，眼睛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。他一進門就見庫爾班對着烏鴉生氣，便笑着說：“老弟，怎麼閒着沒事干，又生起氣來啦！”

庫爾班看了看他，沒好氣地說：“哼，生氣，老子的糧食都叫他們給快吃掉了。”

尼牙孜聽着他那一語雙關的話，心裡好笑，但還是裝作不知的說：“老弟，聽說了沒有，糧食要實行新政策了，說是按人口定量供應，大人四百斤，小孩三百斤……”

“新政策，新政策！還不是叫人勒緊褲腰帶少吃飯！”

尼牙孜向他瞥了一眼，火上加油地說：“誰說不是呢，麥子還沒收回來，就來了這一套，伙計，共產黨的辦法可真不少啊，什麼合作社、統購統銷，一個比一個厲害，這一下咱們的生意要徹底完啦！”說着他投給了他挑釁似的一眼。

尼牙孜這一句話，象觸動了庫爾班的痛處，他猛然抬起頭來，凶狠狠地喊道：“我有糧食瀰成糞也不賣給他們，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！”

這時驚動了正在房子里的古勒加馬勒，她的繼母和兩個弟弟去外婆家了，只有她一個人在房子里做活，一聽爸爸的喊聲，吓了一跳，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，看了看尼牙孜，笑着說：“吓我一跳，我以為爸爸和誰吵架了，原來是尼牙孜大叔。”她又看了看庫爾班那生氣的样子問：“爸爸，又生誰的氣啦？”

“生氣，生氣，不生氣你今年吃石頭去！”

古勒加馬勒從庫爾班的話意里已明白了大半，知道是為糧食政策的事，便笑着說：“原來是為糧食政策的事，爸爸，這個辦法好呀，定量供應，少糧的國家賣給你，糧多的可賣給國家，不是對誰家都有利嗎？”

“有利，有利，你懂得个屁！”

古勒加馬勒被他罵得很難堪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这时艾再木走了進來。古勒加馬勒看見他，只觉得父親在自己心爱的未婚夫面前丟了她的臉，慌忙羞得轉过头去。庫尔班全然不理睬。尼牙孜站了起來說：“小伙子，还没有过門就着急了嗎？”

艾再木听到他这分明是譏諷的話，便沒好气地說：“我是來叫她开团員会的。”

“开会，开会，开会还能頂飯吃？”庫尔班生气地喊道。

艾再木知道他們父女二人正在爭吵，不知發生了什么事，心想劝說几句，但又觉得不好开口，只是对古勒加馬勒說：“古勒加馬勒，今天在合作社办公室开团員大会。”說完轉身走了。

艾再木走后不久，古勒加馬勒也走了。房子里只剩下庫尔班和尼牙孜兩個人。尼牙孜对庫尔班說：“老弟，算了吧，和这些不懂事的年輕人生什么气，还是談咱們的正事吧。”

“那还有什么談的，反正一切都成人家的啦！”

“哈哈，不要性急，事情总有个办法，那能就完了呢？”說着他又神祕地对庫尔班說：“听沙衣木說，这几天村里有不少人鬧着要退社！”

“大家都看上合作社好，要退社的可能有几家呢。”

“哎，人不少呀，听说村里一半人都想退，就是想趁今年收麥的时候鬧一鬧，我看这事可不錯，要是真的都退了社，咱們的生意就办起來啦。哈哈老弟，你看呢？”

庫尔班看着他似信似疑，半晌才說：“只要合作社不办了，那还有啥不好的，恐怕……”

“恐怕什么呀！要是我們大家都想退，干部們还有什么办

法呢？”

庫尔班心里非常矛盾，他不知說什麼好。尼牙孜看他不講話，又看天色已晚便站起來說：“時候不早了我回去啦，不過，你別忘了，把姑娘說給我兒子的事呀！”說罷揚長而去。

.....

夜，靜得怕人，只有微風吹動着白楊叶子在沙沙作響。庫尔班到了自己的后院，東瞧西望的似乎在尋找着什麼，忽然他彎下了腰，急急忙忙地扒來扒去，一會兒地面上露出了一個洞，他才轉身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，蹣手蹣腳地背着一袋沉重的東西，蹣蹣跚跚地走了出來。他屏着氣息，生怕被什麼人聽見，突然一陣“噹噹聲”，吓得他心都快跳了出來，急忙順着牆躺下，一動也不動。

待他稍微清醒之後，意識到這是牲口圈傳來自己毛驢的蹄聲，這才喘了一口氣，又背起那沉重的口袋，慌慌張張地走去。

他細心地埋藏好糧食，認為一切都料理妥當之後，便迅速地離開那里，向房子里走去。

“誰，干什么？”從黑暗中傳來了一個人的呼喊聲。這突如其來的一喊，吓得他直打哆嗦，不知所措，咕咕吧吧地說：

“我……我……大便……大便……”

“哈哈，大便？大便可不少啊，地窖都快裝不下了。”那人一面說着，一面向庫尔班走來。

庫尔班注視着向他走來的人，待看清了是誰之後，才放心說：

“唉，我以為是什麼人，原來是你倆，差一點把我給吓壞了，這麼晚你們還干什么去？”

“說真的，你剛才在干什么？”